雲長問之

吾有八箇字

將軍記之可保守荊州

孔明曰　北拒曹操

分兵拒之

孔明曰　若如此荊州危矣

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

雲長曰　以力拒之

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

孔明曰　欲待不與其戰

心中不悅

先到者爲頭功孔明撥一枝兵
教張飛部領取條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
同寺荆州
先撥精兵一萬
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
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
武將糜芳
孔明遂與丁印綬
雲長曰
軍師之言當銘肺腑
東和孫權

存恤人生於世
戒約三軍
西川豪傑甚多
勿得擄掠百姓
惟德可以服衆
所到之處並皆
不可輕敵於路
却說張飛引本部軍馬臨行時孔明囑付曰
蔣琬引兵一萬五千同日酌別起行
會於雒城
孔明隨後引簡雍
教趙雲爲先鋒渡江而上

有萬夫不當之勇
據住城郭不降旗
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
巴郡太守嚴顏
乃蜀中名將
前至巴郡
哨馬回報
雒城
逕進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
不可有悞
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
勿得
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

引虎自衛者也

拊心而嘆曰　此所謂獨坐窮山

後聞玄德

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

卻說嚴顏在巴郡

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　老幼不留

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　饒你滿城百姓性命

張飛教離城十里下住大寨　差人

今若到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
曹兵百萬之衆
操聞風而避之
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
淮備迎敵
有中原人告曰
聞知張飛兵來黠起本部五六千人馬
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
據住涪城
累欲提兵去

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

張飛可擒也

嚴顏從其言

軍心一變

乘勢擊之

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

不過一月自然退去

彼軍無糧

不可迎敵

咬牙睜目 披掛上馬引數百騎
嚴顏如此毀罵 張飛大怒
說與張飛 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見張飛哭告
豈降賊乎 借你口
罵匹夫怎敢無禮 吾歸川中許多年
那軍士盡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 嚴顏大怒
忽見一軍大叫城門 嚴顏教放入問之

射中張飛 頭盔 飛拍恨曰

引馬軍又去搦戰 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

張飛忍一肚氣還寨 次日早晨

到晚全無人出

又亂箭射回

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 張飛性急幾番

衆軍百般痛罵

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

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
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
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掛分列隊伍
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
原來那座城子是箇山城週圍都是亂山
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搦戰
若拏住你這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到晚空回

教軍士四散

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　張飛又生一計

來便與厮殺　教軍士四散

邦教三五十軍　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

教衆軍　都結束了只在寨中等候

自思無計可施　猛然思得一計

並無動靜　空回　張飛在寨中

這幾日打探得一條小路
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
將軍不須心焦
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
張飛
頓足
大罵
嚴顏老匹夫
雜在軍內入山探聽
扮作張飛
的軍潛地出城
連日不見張飛動靜
心中疑惑着十個軍
砍打柴草尋覓路徑
嚴顏

探細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
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令了便滿寨告報
人啣枚
馬去鈴悄悄而行
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　拔寨都起
却纔哨探得出　張飛曰事不宜遲
既有這箇去處何不早來說　衆應曰這幾日
可以偷過巴郡　張飛故意大叫曰

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傅了號令看看近夜
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車仗來時
好無謀匹夫中吾之計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
卽時傳令教軍士
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
嚴顏大喜曰你偷小路過去我算定這匹夫大忍耐不得

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

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

悄悄引軍前進

看時約三更已後遥望見張飛親自橫丈八矛

引十數騎裨將下馬伏於林中

伏在樹木叢只聽鼓響

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掛停當悄悄出城

去不得三四里

嚴顏見得分曉

却說嚴顏

交馬戰不十合
衆軍殺來
乃是燕人張飛四下裏鼓聲大震
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
環眼 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
嚴顏猛回頭看時 爲首一員大將豹頭
大喝一聲 么矣休走我等的你嚴顏
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彪軍掩到
張飛貴適破紱

殺到巴郡城下
諸軍齊到
顏兵大半卸甲棄戈而降
張飛叫鳴金爲號　金響
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
擲於地下　衆軍向前用索綑縛住了
扯嚴顏勒甲絛生擒過來
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

同叱飛曰

大將到此何爲不降而敢拒敵乎

飛怒目咬牙大叱嚴顏曰

嚴顏全無懼

取衣與之扶在正中高坐 拜曰適來

面不改色 飛忙大笑下堦

何怒色也 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

嚴顏喝曰 賊匹夫砍頭便

飛大怒喝左右斬來

但有斷頭將軍

無降將軍

汝等無義侵我州郡

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以酬萬一

嚴顏無可以報願施犬馬之勞

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

安身無措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

嚴顏

甚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世之眞丈夫

張飛稱謝不已　自此安民賞軍

處盡皆喚出拜降不必將軍動刀鎗

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

共三十餘處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

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計寨柵

却說張飛問計於顏

孔明定計捉張任

顏曰

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

玄德與衆官商議　孔明獻計

去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

却說孔明已具起程日期

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於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厮殺一場

都喚出投降

於路

有遲疑未決者

嚴顏曰

凡到之處盡皆是嚴顏所管

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到
張任果然不做准
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
分兵劫寨勝如白日厮殺玄德從之
玄德取中路
彼軍懈怠不做准備
今日夜間
黃忠曰
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
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
水陸
已於七月二十日起行

備可擒也
儘教攻打待他力乏然後以兵擊之
圍住攻打二晝夜攻城到第四日
張任商議曰
引軍直到雒城
軍兵不出
玄德
城中兵接應入去
直趕到雒城
玄德下寨次日
備衆入大寨蜀兵奔走玄德

我自引軍出南門轉西門
出北門轉東門去敵黃忠魏延
要退
張任教吳蘭雷同　引兵
辰至未
人馬力乏玄德却待
此不圖
玄德　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
打
南門一帶是山路北門有溝水因
攻打西門黃忠魏延在東門攻
玄德

又被吳蘭雷同敵住　不能相顧

玄德軍中大亂

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

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

上城擂鼓助喊

單捉劉備城內盡撥民兵

乃是燕人張翼德正從那條路上來
前有伏兵
忽山路一軍出
迎近前去當頭一員大將
後有追兵天亦我也
玄德曰
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
從背後趕來看看趕上
玄德不住張任撥馬望山僻
小路而走張任引數騎

軍師泝江而來尚且未到

張任急敗回城張飛直趕到城下

張任退入城

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

福

張飛正撞見張任便就交馬兩員將戰到

立德有天子洪

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

當先而來

嚴顏得賜拜謝
正待安排宴飲
安能到此即時便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
玄德 曰若非老將軍則吾弟
把招降嚴顏之事一一說了
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
引嚴顏見玄德
如何無軍阻當
先到于此
反被我奪了頭功
玄德曰山路險阻

張飛在左
玄德在右
遶城分兵兩路殺來
吳懿劉璝
大敗望東去了
張飛曰却好俺在這厮背後
軍士先走因此抵當不住
又引軍助戰
二將雖能
吳蘭雷同交鋒
城中吳懿劉璝
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正和

心中憂慮
投降
吳懿劉璝曰兵勢甚危
却說張任見降了二將
玄德准降因此收兵近城下寨
商議不如投降
引軍馬前來
又有黃忠魏延
吳蘭雷同急追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
見後面喊聲起
慌退入城中

吳懿曰劍將軍相輔公子守城
引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
二將內可用一人
詐敗引轉城北
張任曰某來日領一軍搦戰
一面用計敵之
一面差人 見主公告急
不決一死戰如何得兵退

進退不得

一隊軍從江邊殺出

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

吳懿引軍截住

又張任引軍

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

上馬出戰

與張任交鋒戰不到十餘合

張飛曰小弟願往

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出戰

約會已定

二人擒吳懿回寨　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

料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

軍師何在

雲曰先使我來解救

救出張飛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飛問

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

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

正遇吳懿兵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

立此莫大之功足可以勒之金石萬年稱讚

乃主公洪福將軍用謀

玄德說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

來泰孔明孔明大驚問曰如何先到

簡雍蔣琬已在帳中

張飛趙雲同寨中見玄德時孔明

飛下馬

先捉張任
然後取雒城

此人不可輕敵

有張任蜀郡人家寒極有膽畧

張任劉璝不打緊

劉循副將劉璝不打緊

城中有幾人守城

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

如何不降玄德大喜待為上賓孔明問

玄德曰汝降否

吳懿曰我既被捉

黃忠引一千餘手
在左邊單戳鞍上將
埋伏
魏延引一千餘手
離金鴈橋從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兼葭可以
同到寨中
喚黃忠魏延聽命
孔明遂乃乘馬而來到橋邊
遶河俱看了
又問城東這座橋甚名
吳懿曰金鴈橋

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
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
待我引張任過橋
喚趙雲伏于金鳳北
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
殺開土卒
張翼

施退逼橋來與張任對陣
出城退敵
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
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
張任教劉璝張翼
二將前來助戰
却說劉璋差卑膺張翼
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却好中計

人都說諸葛亮用兵如神
軍伍不齊
今到此地何爲不降
馬上冷笑曰
張任看見孔明
百萬之衆聞吾之名
望風而走
指張任曰曹操
兩邊百餘騎簇捧
羽扇而出
孔明乘四輪車綸巾

趙雲一軍隔岸擺開因此
忽回軍堵
嚴顏兵在右來殺
過了金鴈橋
退步過橋
大小軍校齊殺過來
孔明棄了車
上馬
原來有名無實
把鎗一招

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

張飛大喝一聲

正撞着張飛

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

張任馬軍皆被執縛

黃忠一軍各帶

魏延一軍長鎗一帶

而走走不到五七里蘆葦叢雜去處

玄德曰 汝不識天時耳 降即免死

而叫曰 忠臣豈肯事二主乎

張任睜目大怒

與張任曰 蜀中諸將望風而降 汝何不早投降

一發都到大寨

張飛解張任到

玄德賞了卓膺

見張任中計 已投趙子龍軍前降了

玄德

新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

葬於金鴈橋側以表其忠

次日令嚴顔吳懿等

立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

孔明喝令斬之以全其名

張任厲聲高罵

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

願早喫一刀立德不忍殺之

姓張名翼字伯恭
亡德得了雒城
獻劉璝者乃武陽人也
走脫
亡德軍馬入雒城
亡德出榜安民
投成都去了亡德
劉循開西門
殺倒從者執縛劉璝開門納降
大罵蜀諸將
忽腦背後一人
免一城生靈受苦
劉璝在城上

郎勒兵回成都取齊

張飛嚴顏引軍屬撫巴西

德陽所屬州郡

就委官按治平靖

吳懿

撫涪水定江徼為等處所屬州郡

惟恐外州郡不寧

令趙雲張翼引

成都只在目前

重賞諸將

孔明曰雒城已破

楊阜借兵破馬超

便屬主公

某有一計令成都

法正曰

不可進兵恐驚動成都人民

若得綿竹成都唾手而得

止有綿竹可以守禦

新降將曰

趙雲

前去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

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

遣人逕往成都

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可以便寫書

呈上劉璋璋自然降矣

且按兵不動

某作一書說其利害主公既得雒城蜀中危矣

欲以仁義布於四方

法正曰

却說

深溝高壘
過涪水以西
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
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
野穀足資軍無輜重
今劉備來襲我兵不滿萬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獻策曰
慌聚衆官商議

劉璋與人　拆開書視之

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

此言非保全之計

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

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一擊而可捨劉備耳

彼兵自走

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

早賜回意示下

實無薄意

以保尊門

望三思裁劃可圖變

不及進言

法正百拜

今左將軍舊心依依

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

昨蒙遣差結好荊州

書曰

姓李名嚴字正方
費觀保舉一人同行
即時遣妻弟費觀
有何面目再相見乎
忘恩失義之賊
劉璋怒扯其書大罵法正

費觀李嚴
前去守把綿竹
逐其人出城
其人乃南陽人
賣主求榮

兄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也

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之時不得不救

安肯相捨救

和曰雖然有讐

璋曰

張魯與吾世讐

漢中借兵

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

黙三萬軍來守綿竹

字伯奕累遷人求救於夏侯淵

不下正攻之間

冀城刺史韋康

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城攻打

二載有餘結好羌兵

攻拔隴西州郡

十八年秋八月

馬超自敗入羌胡

修書遣使前赴漢中

建安

陳說利害

必然從之

阜苦勸不從

康大開城門

阜曰不然事已極矣不降何待

今欲陷身於不義也

此城中之人有死無二

泰軍楊阜

韋康

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

超等叛君之徒

哭而諫曰

阜

不可斬之復用楊阜爲參軍
超曰此人守義
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
遂亦殺之
四十餘口盡皆斬之不留一人
汝今事急請降非眞心耳將韋康等
投拜馬超
超大怒曰

漢爵撫夷將軍阜遣來見姑哭拜于地而言曰
欽母大賢是阜之姑
來見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弟兄姜敘乃受
楊阜過歷城
馬超從之
告兩箇月假限歸葬其妻便回
楊阜告馬超曰
妻死於臨洮
超盡用焉一日
超徹皆楊阜所保

所弑盾未嘗爲君出力
趙盾者
晉國之大臣
書弑其君
竟無討賊之心
皆受其恥
豈獨楊阜憂責
超背
君妄殺郡守
主上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
守城不能完

阜曰有勇無謀容易圖之

敘曰馬超英勇

急難圖之

吾已暗約下梁寬

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

目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討之

阜曰

汝既降人

又謂阜曰

阜使君遇害亦爾之罪

豈獨義山哉

敘母聞知與妾敘人責之曰

敘乃便與統兵棱尉尹奉趙昂商議

吾先死矣以絕汝念

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我山之言

死于忠義者死得其所也

敘母曰

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

梁寬趙衢必內應也

趙衢使爲內應

兄若肯與兵

雪君父之大恥喪身不足爲重何況一子哉

其妻厲聲應曰

見跟馬超必被害矣因此持慮未定

欲報主人韋康之讐早欲動兵　吾想其子趙月

吾今日於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

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

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跟馬超爲裨將

聽知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用事

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亦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尹奉趙昂屯祁山

姜敘楊阜屯歷城

吾當先死矣

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

汝顧其子而不行

馬超

趕來

背後喊聲

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

姜敘楊阜如何抵得

大敗而走馬超聚兵

大罵馬超　叛君無義之賊

姜敘楊阜衣白袍出陣

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

大怒即將趙月斬之

喚龐德

超如何當得
見兩軍交戰卽入戰之
大隊軍馬殺來
首尾不能相顧
急回時兩下夾攻
尹奉趙昂殺來趙

背後夏侯淵引兵趕來
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刻將下來超氣噎塞胷幾乎墜下馬來
及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
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斷撇下屍首來
見趙衢　梁寬立在城上
叫門城上亂箭射下馬超大驚
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已到歷城

超從城內
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
守門者
四更前
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
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
不敢當抵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

次日夏侯淵大軍至
超昂全家昂妻
超大怒自取劍殺之
在軍中免難
殺尹奉
汝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
皆君逆天之賊天地久不容留汝
金無懼色指馬超大罵曰
拏出叔母年八十有二

只剩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

與揚阜七八戰

龐德　馬岱敵住後軍

阜弟兄皆被殺死

馬超獨自

楊阜　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

前面一軍擺開

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

爲首大將

無死節之效　於義當絀於法當誅

阜君存無扞難之功

阜君存爲關內侯阜辭曰

操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

楊阜赴許都見曹操

這个上頭

却說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　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

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

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

張魯得馬超大喜以其西可以吞併益州
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來投張魯
君則剖心以順國命
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
西土之人以爲美談
共建大功
操曰君與羣賢
且超又不死阜何顏受職

被楊栢阻之超心不喜

有人對馬超曰張將軍欲以女招汝爲壻

於是張魯遂罷其事

妻子皆不顧戀豈能愛他人乎

大將楊栢諫曰

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壻

馬超父母

永保漢中之基業

實是唇齒
若西川一破東川亦難保矣
先見楊松
說東西兩川
又遣黃權到
魯不從
又報劉璋遣使來
與兄楊松商議欲請劉璋
有殺楊栢之意
楊栢知之

今事在至急詐言割州之事不可從也

劉璋與主公積世之讐

魯喜其利從之

又以二十州相謝

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

松大喜

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

張魯大喜
先使黃權從小路而回
而還主公心下何如
必要割二十州
劉備　可生擒之
願引一軍攻取葭萌關
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
張魯持疑未決
馬超挺身出曰
葭萌關張飛戰馬超

大率巴西住種之民而避于涪水迤西
獻計曰
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
法正差人回報
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
鄭度勸劉璋
超與弟馬岱引兵赴往
令楊柏監軍
留于漢中
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

未聞動民以備敵也

劉璋有言吾閉拒敵以安民

後有人傳

鄭度如此勸之

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

法正笑曰

吾勢危矣

公勿憂

皆大驚曰

若用此計

之

深溝高壘而不戰

玄德孔明聞

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
領三千兵出
差李嚴出迎
賞觀聽知玄德兵來
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
成都易取矣
可速進兵以取綿竹如得此處
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

次日李嚴再引兵來
出奇兵勝之　黃忠領計
略
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
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
正待要擒李嚴故收兵
軍師何故收兵
黃忠入陣問曰
孔明在陣中
教鳴金收軍
不分勝敗正戰之間

孔明引見玄德玄德待李嚴甚厚

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

欲與吾麾士元來報讐耳

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强弩

急待回來前面魏延引軍擺開

李嚴趕來迤逦趕入山峪而去　猛省

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許敗　便走

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叛

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

觀從其言開倉庫以賜投降

今若不降必有大禍

玄德即命行嚴入綿竹城對賁觀

某與其密

當往說之

嚴曰賁觀雖是劉益州親

容亮激之

張飛從外大叫而入曰

有人報張飛飛大喜

孔明曰主公且勿言

趙二將方可與敵

叔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

遣馬超領兵攻打甚急

孔明曰須是張

今被東川張魯

張將軍拒水斷橋

豈愁馬超一匹夫乎

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

何故小覷吾

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

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

故意佯不覷聽

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

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

孔明

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

未必可勝

非等閑之比汝兄雲長

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

天下皆知

兄馬超有信布之勇

不知虛實也

若知

將軍豈得無事

引兵扣關攻打

先使魏相來申道

玄德後隊望前關進發

却說馬超

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

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

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

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

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爲父言

魏延要夺張飛的功
戰不十合
楊栢軍退十餘里
捌霍峻厮殺
霍峻在關上高聲應曰我頭可斷
霍峻早早獻關我等重重保舉你

乘勢趕去
魏延出馬與楊栢
魏延哨馬先到

救了魏延原來是張飛

聲如雷震從關上飛馬奔至

急回馬走

被岱回身一箭射中魏延左臂

戰不十合

超

岱敗走延趕去

舞刀躍馬而進與岱

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

挺鎗躍馬直取張飛向前戰不十合

曰

燕人張翼德在此

汝焉敢小覷我

馬岱大怒

對也

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

汝是何人

先通姓名然後厮殺

曰

聽知關前厮殺

喝馬岱曰

馬超兵到　　立德在關上看時

次日天明　　關下鼓聲大震

且敬自己帶來日出戰馬超

了馬岱

玄德曰恐怕你性躁

玄德到遂不趕一同上關

是玄德到

叫兄弟且休去

飛回頭

張飛欲待追趕關上

馬岱敗走

飛曰何足道哉要還去
急止之言兄弟且休出戰

張飛便要下關玄德
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

二者人才出衆先當避其銳氣

一來結束非凡
獅蠻獸帶銀甲白袍

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持鎗而出

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

衝下關去

馬超見張飛軍到

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

看看午後

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

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

玄德當住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

眞丈夫也　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
不分勝敗　玄德觀之嘆曰
兩馬齊出　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
豈識村野匹夫乎　張飛大怒
馬超曰　吾家屢世公侯
挺鎗出馬大稱姓名認得燕人張翼德麼
張飛軍馬一齊孔住　關上急馬陸續下來

精神倍加

立德教鳴金收軍

看張飛與馬超又鬬百餘合

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

超又出兩箇再戰

又出陣前搦馬超厮殺

只裹包巾上馬

張飛回到陣中

兩將各回

馬超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
大把安排夜戰　軍士暗暗叫苦
今日天晚　不可戰矣　飛曰多點
亦德曰　誓死不回
大叫曰
且退上關來日再戰　張飛殺得性起
亦德與張飛殺得性起
馬超英勇　不可輕敵
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

走那裏去
不二十餘合　張飛大叫曰　馬超撥回馬便走
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　兩將又向陣前鏖戰
誓不回寨
兩軍吶喊
超曰　我勝你不得
下馬　出陣來叫曰　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
張飛敢夜戰麼
張飛氣起　換了坐

叫曰
吾以仁義相待天下之士
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
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
馬超却又趕來
一閃從耳邊朶過去
張飛便勒回馬走時
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
紐回身覷着張飛打來
張飛
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

若與黨德死戰 必有一傷 故令子龍

孟起世之虎將

亮聞

玄德接着

人報軍師來到

次日張飛又欲 戰馬超

諸軍漸退

玄德亦收軍上關

你馬超聞知親自斷後

不施諸詐

馬孟起你收兵歇息

先用金銀結好楊松
極貪賄賂
可以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
立爲漢寧王
孔明曰
亮聞東川張魯欲自
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
可用條小計
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
黃忠守綿竹
星夜而來

引孫乾
先兒了魯肅衛
說知此事送了金珠
從小路還至漢中先來見楊松
玄德即時修書差孫乾
保汝爲漢寧王
事定之後
自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
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

使回曰
馬超言未成功
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
張魯喜曰
既如此差人便教馬超罷兵
楊松曰
漢皇叔正合保奏
軍
陳言方便
如何保我爲漢寧王
魯曰玄德只是左將
郤說二人引孫乾見張魯
獻上禮物

張衛將此言告知張魯

與父報讐

豈肯屈於漢中乎

對張衛說

馬超主意欲奪西川自爲蜀王

魯心亦疑

松亦流言

不肯罷兵其意必反

馬超素無信行

楊松曰

一連三次不至

不可退兵

楊松又遣人去喚之不肯回

把關隘防馬超兵變

曾從之

又將張衞爲將軍

令點軍守

三要退荆州兵

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

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

三件事

汝既幹功

與汝一月限三件

魯問計於楊松

松曰

差人去

無詔可施

孔明以

要共厮殺超進退不得

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

馬超囘兵

必懷異心

議不如罷兵

楊松又流言曰

不可放入

超大驚曰

如何變得恁的與岱商

差人到馬超寨中說知此事

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
孔明堅意要行
吾必亡矣
玄德曰 孔明平日多謀乃吾之心腹也
劉玄德平定益州
寒說馬超來降主公
今馬超正在狐疑不決之際 亮憑三寸之舌

今主公仁德布於四海若能權統荊州
以盡人臣之心
既不能用知必欲來歸之
賢臣擇主而事
既不能用知必欲來歸之敗矣
恢曰
前諫劉益州者
吾聞良禽相木而棲
何故歸我也
苦諫劉璋
姓李名恢字德昂
玄德曰向日聞公
共人乃建寧俞元人也

陳說　如此　孔明大喜卽時遣李恢行

願聞公之說詞　李恢於孔明耳畔

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

何

恢曰今聞馬超在此進退兩難之際

必有益於劉備也

玄德曰先生此來

益背暗投明古人所貴

此李恢曰　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

李恢昂然而入　馬超端坐帳中不動

令汝砍卽砍爲肉醬

先嗔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超囑曰

必來說我

馬超曰吾知李恢平生好說詞

李恢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

齊之無鹽善美者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不能閉其美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不能掩其醜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善毀者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禍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恢曰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吾聞越之西子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不能試吾之頭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將欲自試矣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超曰吾有何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又笑曰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恢曰其言不通便請試劍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少
ᠪᠣᠯᠪᠠᠴᠤ ᠵᠠᠭᠠᠰᠤ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ᠠᠶᠢᠨ ᠠᠷᠪᠠᠨ ᠨᠠᠶᠢᠮᠠᠨ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ᠨᠢ

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
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
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
有殺父之讐
隴西有切齒之恨
此天下之常理也今曹操與將軍
月滿則虧
日中則昃
修短者不能用其長
造惡者

故拾劉璋而歸之　公何不背暗
禮賢下士　吾知其必成
超盡北退　恢曰劉皇叔
帳外何故伏刀手　恢曰汝既聽吾言
但超無路可行　超頓首謝曰
奠城之失　公言極善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賞士人喜

今遇明主乃撥雲霧而見青天也

待爲上賓之禮

超頓首謝曰

將頭共恢一同

來降玄德

玄德親自接入

喚楊柏入一劍斬之

下立金玉之節

可彰萬世之高名也

投明以圖上報父母之讐

待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龍斬二人之頭
某來未效尺寸之功
上馬引軍出
子龍出曰
接六綿竹
人報劉璝馬漢
子龍黃忠
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
孫乾已定

城北馬超追救兵到
璋大驚閉戶不出人報
却說敗軍回到益州報劉璋
乏德大喜　是日盡歡
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
奉獻
不須主公軍馬厮殺
超自喚出劉璋來降
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
劉璋大喜

如或執迷
吾先攻城矣便宜回報
汝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
張魯兵來救益州
反欲害我
誰想張魯聽信楊松纔言
歸降劉皇叔
請劉季玉答話
劉璋在城上問之
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
登城望之

願主公勿慮　劉璋曰　吾父子在蜀

城中尚有積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

況軍民皆有死戰之心

以救滿城百姓

董和諫曰

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

面如土色氣絶倒於城上　衆官救醒

馬超說了退軍下寨

劉璋驚得

此人素曉天文
乃巴西充國人也
姓譙名周字允南
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
無不墮淚
忽一人進曰
章問之
我心何安
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
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羣下聞之
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
攻戰三年

不可逆天道

黃權劉巴皆欲砍之

此乃預兆

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

乃帝王之象也

小兒謠云

見羣星聚於蜀郡　其大星光如皓月

周曰

某夜觀乾象

黃權劉巴皆欲砍之 此乃預兆 若要吃新飯須待先主來 乃帝王之象也 小兒謠云 見羣星聚於蜀郡 其大星光如皓月 周曰 某夜觀乾象

備慌下車迎之
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
忽一人掣劍大喝曰
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
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
次日人報劉皇叔下
劉璋大哭
許靖踰城投降

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

留住一宿　次日劉璋賫印綬文籍

並無相害之意一席話劉璋大喜

待爲上賓

雍　說玄德寬弘愛士

遂同入見璋

璋笑曰　不識賢兄幸勿見責

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

衆武官忿氣欲往殺之

皆拜於堂下

惟黃權劉巴 不出

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叩門而接

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爲入城

非吾不行仁義

出寨迎接

奈勢不得已也

握手流涕曰

未可令季玉遠去

送去荆州

今西川平定

孔明曰

玄德曰吾方得蜀郡

難容二主

可將劉璋

孔明請曰

請此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大恩乃出

因此蜀中文武盡皆歡服焉玄德親自登門

如有害此二人者夷其三族

慌忙傳令曰

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

令將妻子及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

即日起行

玄德

設一大宴請劉璋

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

難以長久

玄德從之

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

皆因太弱也主公

劉璋失基業者

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

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

吳懿費觀彭羕卓膺李嚴吳蘭雷同

劉巴爲左將軍

黄權爲右將軍

龐義爲營中司馬

董和爲

中郎將

嚴顔爲前將軍

法正爲蜀郡太守

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

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吳班

魏延爲揚武將軍　馬超爲平西將軍都亭侯

趙雲爲鎭遠將軍　黃忠爲征西將軍

張飛爲征虜將軍新亭侯

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關雲長爲漢壽亭侯

新降將文武官員二十餘人並皆處用

百姓民心大悦益州既定
殺牛羊馬大飽士卒開倉賑濟
已下各各重加賞賜
諸葛先張飛法正趙雲如數而贈
蜀錦一千匹與雲長
遣使送黄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
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重用

今益州人民累遭兵火
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豈可求安也須待天下已定
將士安用爲家
今日國賊暴虐不同匈奴
以匈奴未滅
有霍去病
分陽諸官
趙雲諫曰昔日
成都有名田宅

省牛

以慰民望

孔明曰

法正曰 昔高祖約法三章 刑法頗重 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寛刑 定治國條例 使諸葛軍師 大喜

自然心服

不宜奪之

玄德聞之 田宅皆空今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方可使出賦役

君臣之道盡已廢矣　凡人寵之以位位極則殘
德政不舉
刑威不肅
二十餘載
有息法度陵替
今劉璋闇弱父子相承
可以弘濟
高祖寬仁
皆怨
天下土崩
萬民
用臣商鞅酷法暴虐
秦朝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要識時務也　法正遂拜服

爲治之道於斯明矣

凡治政者

恩榮並著上下同心

則知榮　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

以致喪國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

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

孔明曰無妨

若雲長入蜀

與孟起比試高低就教稟伯父此事

伯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

平曰

忽聞關平

來謝所賜金銀事拜罷了坐上書玄德賜酒與關平

問雲長別有甚言語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
視之　其書云
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　雲長拆書
雲長問曰我今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
回到荊州見父
便教孔明作書發付關平星夜
亮自作書回之
亡德只恐雲長性急

罪莫大焉

言雖狂簡

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

今公受任守據荆州不爲不重

絶倫超羣也

雄烈過人

當與翼德並驅爭先　猶未及美髯公之

一世之傑士黥布彭越之徒

以亮度之孟起兼資文武

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

遂召張昭顧雍商議

將劉璋逐於公安

遂無入川之意

孔明知我心也

將書遍示衆客

雲長看畢

自綽其鬚笑曰

九年秋七月

亮頓首拜知

以冀明照

建安十

將荊州奉還主公昭有一計吳中方寧不可動兵如其不還卽動干戈張昭曰四十一州須取對荊州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權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今已得巴蜀